

中
华
古
诗
文
赏
析
丛
书

汉魏六朝乐府赏析

陈友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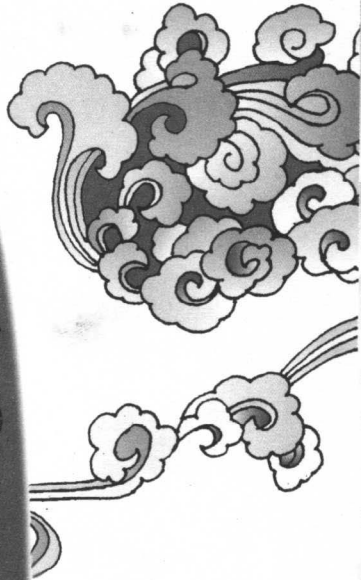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HUI WENYI CHUBANSHE

中
华
古
诗
文
赏
析
丛
书



汉魏六朝乐府赏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魏六朝乐府赏析/陈友冰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

ISBN 7-5396-1816-7

I. 汉… II. 陈… III. ①乐府诗-鉴赏-中国-汉代②乐府诗-鉴赏-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9395 号

汉魏六朝乐府赏析

陈友冰 著

责任编辑:吴 迅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2.75

插 页:2

字 数:275,000

印 数:1000

版 次: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816-7/I·1695

定 价:19.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 言	1
-----------	---

西汉乐府

郊庙歌辞

日出入	58
-----------	----

鼓吹曲辞

战城南	63
-----------	----

上邪	67
----------	----

有所思	71
-----------	----

巫山高	76
-----------	----

相和歌辞

公无渡河	81
------------	----

江南	84
----------	----

乌生	88
----------	----

平陵东	93
-----------	----

长歌行	97
-----------	----

相逢行	100
-----------	-----

陇西行	105
-----------	-----

东门行·····	109
饮马长城窟行·····	114
妇病行·····	120
孤儿行·····	126
双白鹄·····	132
艳歌行·····	135
白头吟·····	138
怨歌行·····	143

杂曲歌辞

蛱蝶行·····	147
伤歌行·····	150
羽林郎·····	154
董妖娆·····	160
悲歌·····	165
枯鱼过河泣·····	168
孔雀东南飞·····	170
陌上桑·····	191
驱车上东门·····	202
迢迢牵牛星·····	206
上山采蘼芜·····	211
古八变歌·····	216
刺巴郡守诗·····	219

横吹曲辞

十五从军征·····	223
------------	-----

杂歌谣辞

小麦谣·····	228
----------	-----

城中谣·····	231
桓灵时谣·····	233
郑伯渠歌·····	236
古歌·····	239

南朝乐府

吴声歌

子夜歌(选七)·····	244
子夜四时歌(选四)·····	263
欢闻变歌(选二)·····	275
丁督护歌·····	281
懊侬歌·····	285
团扇歌(选二)·····	289
华山畿(选三)·····	295
读曲歌·····	300

西曲歌

莫愁乐·····	303
襄阳乐·····	306
三洲歌(选二)·····	309
呵那滩·····	313
青阳度·····	316
拔蒲·····	319
孟珠·····	322

神弦曲

青溪小姑曲·····	325
------------	-----

白石郎曲·····	330
圣郎曲·····	333
杂曲歌辞	
西洲曲·····	336

北朝乐府

梁鼓角横吹曲

企喻歌(选二)·····	346
琅琊王歌·····	350
紫骝马歌·····	352
地驱乐歌辞(选二)·····	355
隔谷歌(选二)·····	358
捉搦歌(选二)·····	361
折杨柳歌辞(选三)·····	365
陇头歌(选三)·····	369
木兰诗·····	374

杂歌谣辞

敕勒歌·····	385
李波小妹歌·····	390
陇上歌·····	394
黄淡思歌·····	398

前 言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隋唐以后一些诗歌样式的产生和诗歌流派的形成,就会发现:不管它们的产生有着不同的时代原因和社会背景,也不管它们的作者有着各自的生活道路、性格特征和情趣爱好,他们往往都与“乐府诗”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干连。乐府诗就像一个深邃的大林莽,可以任猛虎、狡兔出没,也容得下乌鸦、灰鸠棲身;它像喀喇昆仑一样丰厚和涵浑,既能造就滚滚黄河、滔滔大江,也派生出许多消失在草滩、沙砾中的细流和池沼,一部中国文学的历史令人信服地不断地在证实这一点。从文学思潮来看,从曹操的“借古题以写时事”,到杜甫的“即事名篇”;从鲍照、萧衍等人的拟乐府,到元白的新乐府运动,它们的源头和模拟的对象都是民间乐府。从文学的流派来看,从齐梁宫体到晚唐李商隐的西昆派,从初唐的边塞诗到五代的花间派,它们或是借乐府诗那刚健质朴的形式来倾吐自己开朗壮阔的胸怀,或是利用其温柔婉曲的格调来加浓自己侈靡昵狎的生活情趣。从诗歌的形式上看,五言、七言、杂言等新诗体的产生,乐府诗均可谓其苗圃;从诗歌的语言来看,无论是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还是镂金错采、轻靡吟细的齐梁宫体,也无不与乐府有关。胡适之先生在谈到唐诗发展的关键时说:正是“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

知不觉浸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①。所以，我们对乐府诗的研究和鉴赏，其意义决不只限于乐府诗的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浑浩流转的我国古典诗歌的长江大河的源头之一在进行探求和寻觅。

—

“乐府”，本指掌管音乐的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但魏晋六朝以后却将乐府所唱的“歌诗”也叫做乐府，于是，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嬗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而且与诗区别开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时，于诗、赋之外另立“乐府”一门；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体裁论“明诗”篇外又专立“乐府”篇，指出其艺术风格是“声依永，律和声”。到了唐代，则完全抛开“乐府”的音乐特征，把那种反映民生疾苦、指斥社会弊端的诗叫做“乐府诗”。如元结把自己创作的有关上述内容的诗作叫做“系乐府”，白居易叫“新乐府”，皮日休叫“正乐府”，于是乐府又变成一种并不能入乐，而以干予生活为职能的政治讽刺诗。宋元以后则把一些词、曲也称为乐府，如贯云石的《酸斋乐府》，张可久的《小山乐府》等，又撇开乐府反映民瘼这一特点，专从入乐这个角度上去沿用了。

乐府这一机构的产生，过去一直认为到汉初才有，直到近来出土的编钟上铸有“秦乐府”字样，我们才可以确定乐府至

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

少在秦代就已建立。

文献上最早记载乐府机构有关情况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乐书》：“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隶（肆）旧而已。”《汉书·乐志》也明载：“孝惠二年，使乐令夏侯宽备其箫管。”从这两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乐府的长官叫乐令，其职责主要是一年四季以歌舞祭祀宗庙，乐器主要是箫管等吹奏乐。但汉初大难甫定，无论从国家的财力还是统治者的精力都还难顾及制礼作乐，更谈不上点缀升平或纵情声色，只有经过六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代才有大规模制礼作乐的需要和可能。正如史学家班固所指出的那样：“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署乐府协律之事。”^①当时的乐府机构是相当庞大的。据《哀帝纪》载，当时乐府有员八二九人^②，创作数量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有一三八首，这远不是它的全部，但已接近了《诗经》“国风”的数量。

关于乐府诗的来源，一是采自民间歌谣，另一是士大夫制作，但不管哪种，都必须经过乐工“略论律吕，以合入音之调。”建立乐府机构的目的，最初是为了“观风俗，知薄厚。”作为考察吏治和制定政策的依据，但随着汉王朝的统治日久和创业时期励精图治精神的消失，乐府机构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变成了统治集团追欢买笑，侈奢享乐的娱乐工具。到了汉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王

① 班固《两都赋序》。

② 《汉书》卷三二。

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①以至哀帝干脆撤消了乐府。东汉初年，乐府机构恢复起来，东汉的乐官分为二署，一是大予乐署，专管祭祀雅乐；另一是掌管黄门鼓吹乐和短箫铙歌两项俗乐的承华令。最高统治者对乐府诗的态度与西汉后期没有什么两样。桓灵二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但都极喜爱音乐歌舞，“桓帝好音乐，善琴笙”，^②灵帝“善鼓琴、吹洞箫”，他在收受天下财贿的所在地西园设有专门的鼓吹乐队，有吹鼓手一百多人。^③这种侈奢淫靡之风到了南朝，更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宋废帝时，“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④陈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⑤一个机构一旦沦为为权贵提供歌舞声色的帮闲，也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隋以后没有了乐府，民歌也不再以乐府诗的面目出现了。

乐府诗的分类，有几种不同的分法。一种是从音乐上分，唐吴兢按此把乐府诗分为八类^⑥，宋郑樵分为五大类、五十三小类^⑦，明吴讷分为九类^⑧，宋郭茂倩在他编的《乐府诗集》里则分为十二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

① 《汉书·礼乐志》。

② 《北堂书钞》——引《东观汉记》。

③ 《太平御览》卷五八——引谢承《后汉书》。

④ 《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

⑤ 《南史》卷十二《张贵妃传》。

⑥ 见《乐府古题要解》。

⑦ 见《通志·乐略》。

⑧ 见《文章辨体》。

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这种分法较全面,也较系统,后人多从其说。

关于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分期,一般都是按朝代分为四个时期。

一是两汉乐府。它又可分成三个阶段。从汉初到武帝时代,是郊庙文学盛行时期,以三大乐章(《安世房中歌》、《郊祀歌》、《铙歌》)为代表;从武帝至东汉巾叶,是“街陌谣讴”大量涌现时期,以“相和歌”为代表;从东汉巾叶至建安时期,是文人乐府时期,这时期虽仍有不少民间谣谚,但文人拟作的比重加大,他们“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①,主要反映在“杂曲歌辞”之中,形式多为五言。

二是魏晋乐府。曹魏是文人乐府的全盛时期,因曹魏没有设乐府机构,民歌来源根本断绝,因此增强了文人创作的责任感,也给他们留下了广阔驰骋的自由天地。况且,三曹父子皆是作诗的高手,“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词章;文帝以付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②在他们的带动下,邺下文人集团皆是“登高必赋,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③这个时期的文人乐府,主要是“借古题以写时事,语言上也改变了汉乐府古朴浑厚的传统诗风,形成瞻丽工致的时代风貌。正如明代胡应麟所指出的:“子建《名都》、《美女》、《白马》诸篇,辞极瞻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西汉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④

① 郭茂倩《乐府诗集》。

②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③ 《三国志·魏武纪》。

④ 胡应麟《诗薮》。

晋乐府专指西晋。西晋虽设有乐府机构,但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司马炎之后多是“何不食肉糜”之类昏庸之君,所以采诗形同虚设,这时仍以文人乐府为大宗,但比起魏乐府来,已经缺少了现实精神,大多是像傅玄《艳歌行》之类对汉乐府机械的模拟,既缺少活力,又缺少现实的内容。晋乐府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舞曲歌辞》空前发达。舞曲分为“雅舞”和“杂舞”两种,用于郊庙和宴飨。前者用于歌功颂德,后者用于表现当时流行的及时享乐思想,较有时代意义的是后者。

三是南朝乐府。它包括在建业建都的东晋、宋、齐、梁、陈五个王朝,这是“清商曲辞”空前鼎盛的时代,按创作方式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包括东晋、宋、齐三个朝代,这是民间乐府盛行时期,后期包括梁、陈两代。梁时虽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西曲民歌,但总的来说是文人乐府时期。梁代的文人接受爱好音乐的梁武帝的指令,或沿旧曲而谱新词,或改旧曲而创新调,主要是满足帝王贵胄的声色之需。简文帝萧纲就公开宣扬“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①因此,乐府诗“观风俗、知厚薄”,深入生活、干预生活的宗旨已荡然无存。正如清代学者沈德潜所指出的:“诗至萧梁,君臣上下惟以艳情为娱,失温柔敦厚之旨。汉魏遗轨,荡然扫地矣”。^②

四是北朝乐府。北朝乐府现存约七十多首,绝大部分保存在《横吹曲辞》中的“梁鼓角横吹曲”中,其余散见于《杂歌谣辞》和《杂曲歌辞》。“鼓角横吹”是北方民族用鼓和角等乐器在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其作者主要是东晋以后北方的鲜卑族

① 《与当阳公大心书》。

② 沈德潜《古诗原》。

和氏、羌等少数民族，其中虽有汉语歌词，但很多是用鲜卑等少数民族语言歌唱的。南北朝时代，南方与北方在政治上虽互相对峙，但文化方面却彼此交流。南朝的吴声、西曲在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时代即已传入北朝，北朝的乐曲也从东晋时代就开始传入南朝，并由梁朝的乐府机关正式保存下来，所以又称“梁鼓角横吹曲”。至于《杂歌谣辞》和《杂曲歌辞》中收录的则多是徒歌和谣谚。

二

据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载，两汉乐府诗约一百七十多首（其中西汉一百三十八首，东汉三十多首），主要散布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四类中，其中以郊庙歌辞中的《房中歌》为最早。《鼓吹曲辞》中的“铙歌十八曲”可以肯定是西汉作品，“相和歌辞”则大部分产生于东汉，“杂曲歌辞”的年代最晚。

汉乐府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为我们再现了汉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从上层贵族对宇宙、对人生的态度到社会最低层人民的呻吟和苦难；从汉代的戍守、开边、徭役等政治痼疾到街头里巷民众的婚娶、送别、宴饮等风俗民情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现。

一、它唱出了贫贱者心中的悲苦，表达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民众的怨与恨。

武帝以后，由于频繁的征战造成了“海内虚耗”，在国力强盛的外表下，豪强们对土地的兼并和对农民的压榨已日渐其厉。西汉中期以后，这种吞并更为贪婪和残酷，当时拥有土地

三、四百顷的大地主已为数不少，个别的达千顷以上。哀帝时的宠臣董贤一次就得“赐田”两千余顷。在这种疯狂的掠夺和兼并下，“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① 贫贱者的种种苦难当然要通过他们的歌声倾吐出来。相和歌《妇病行》所摄下的就是一个“夫妻不能相守，父子不能相保”的悲惨镜头。全诗写得酸楚不堪，大概歌者也生活在类似的困顿环境里，才会唱出这充满同情又极感人的歌来。

土地兼并的加剧造成了小自耕农的大批破产。这批破产的农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投靠豪强，成为堡坞中的依附民，这只不过在经济上以至人身上变换一下受奴役的方式；另一种就是被迫离开土地，四处流亡，“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② 东汉王朝虽屡颁诏令，用赐爵的办法鼓励流民向郡县著籍，但这无疑是画饼充饥。流民的数量越来越多，到桓帝永兴元年，已达数十万户。这些人困顿于道路，饥寒交迫，当然要产生怨愤，最后也必然导致暴动。从东汉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见于记载的贫民暴动就近百次。“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官吏不必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老大的汉帝国终于在这些“冻馁之寇”的激愤歌声中化为灰烬。汉乐府民歌中，保存着这个历史演进过程的真实记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艳歌行》和《东门行》。前者是首流浪者之歌，它通过主人妇为游子补衣引起丈夫误会这个生活小插曲，来弹奏出流浪者苦涩的心声。《东门行》是从一个城市贫民的角度来反映民众对现实生活的思索和反抗。诗人通过主人公的具体行为和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后汉书·安帝纪》。

内心矛盾斗争的描绘，尤其是通过他们夫妻之间令人揪心的对话，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被逼上反抗道路的城市贫民形象。这在题材上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它说明了当时在生活底层倍受煎熬的不仅是大批破产了的小自耕农，而且还有大批城市贫民。它也从文学的角度为我们解释了一个历史现象：为什么在黄巾大起义中，张角能顺利地“窥入京师，觐视朝政，”^①能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起义，各州府署门上又能写上“甲子”二字，这与城市贫民的觉悟与响应是分不开的。

二、它唱出了兵士和役夫的愁怨，也道破思妇和寡妇们的艰难。

汉代统治者的国策好像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对内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一面是对外的疯狂开边和掠夺，而被这双刃剑刺得最深的则是社会最低层的劳苦大众。汉武帝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对外进行长达五十年的战争终于击败了强敌匈奴，在西方取得了三十六个附属国。这对汉武帝来说，是个空前的胜利；但对人民来说却是个空前的灾难。一方面战争的负担转嫁到农民的头上，剥削变得更加苛重：田三十亩按一百亩征收租税，口钱二十增为二十三。纳口钱的年龄从七岁提前到三岁，使“贫民生子多杀死”；另一方面，无休止的征战使大批丁壮战死在疆场或颠沛于运输线上，造成田园的大量荒废。作为富有强烈现实精神的汉乐府，对这种开边政策所造成的“海内虚耗，人口减半”，^②的恶果，从不同角度加以鞭挞和批判。

① 《后汉书·刘陶传》。

② 《汉书·武帝纪》。

首先，民歌的作者怀着极大的怨怒，遣责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贪欲，驱赶大批丁壮奔赴疆场。他们或是抛尸荒野，魂魄也难归故乡；或是戍守在刁斗夜月之中，跋涉在陇坂长城边上，在怀乡之情的折磨下度着艰难的岁月。《铙歌》中的《战城南》为我们描绘的就是这样一幅惨不忍睹的战后情景，战士们英勇献身换来的是抛尸荒野，无人掩埋，供乌鸦任意啄食，只有伙伴们哭嚎几声权当招魂，统治者的刻薄寡恩在这首战士们自我解嘲式的安魂曲中得到了充分的揭露。

杂曲歌辞中的《悲歌》、《古歌》及铙歌《巫山高》中的战士和役夫，虽然逃脱了死亡的利喙，但却始终摆脱不了忧郁的阴影，对家乡、对亲人们的惦念，使他们“悲歌当泣，远望当归”，而且这种悲愁是带有普遍性的：“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尽管这几首歌都是以无声作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但这种无声遣责，比大声疾呼显得更为深沉。

其次，民歌的作者也揭露了这种无休止的征战所造成的另一场灾难——田园荒芜、骨肉离散以及思妇们的无限哀思。《十五从军征》中的主人公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也许是幸运的——他没有抛尸荒野，居然回来了。但家中等着他的却是亲人亡故，故园破败，“松柏冢累累”。这位八十岁的老兵在漫长的戍守生活中日日夜夜思念着故乡，但回到故乡却使他悲伤和绝望。如果说《十五从军征》还是从前方战士的角度来反映后方民生凋蔽的话，杂歌谣辞中的《小麦谣》则是通过后方妇女之口来遣责战争给后方人民带来的苦难：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得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丁壮被抓去当兵，后方生产全靠“妇与姑”来维持，这已够